

中国画的本质特征就是写意精神

■钟瑞军
广东省青年美协主席、广州市美协副主席

写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艺精神的精髓，其涵盖了中国美学中的“意象”“意趣”“传神”“畅神”“意境”等美学命题，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具有承续不断的文化基因。

写意精神是一种追求天地之美的情怀，其凝结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精神，是对传统审美理想的升华。写意精神建立在“观物取象”“师造化”的基础上，展现了创作者的思想情感与艺术追求。在中国写意画中，创作者师法自然，游观万物，在对天地的观察与对内心世界的观照中，与自然产生共鸣。创作者立意为象，托物言志，“度物象而取其真”，通过审美创造，造意境于象外，最终达到“天

▲《欢乐祥和》钟瑞军



■卜绍基 广东画院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原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靳尚谊先生在参观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的毕业展览时，当场质问：“（整个画展）大写意没有，连小写意也很少，都是工笔，国画系怎么成这样了？”靳先生的这一批评在美术界引发热议。曾经在中国美术史占有重要地位的写意画，好像真的式微了。

的确，在如今的各大综合性画展，工笔画成为画展的主流，极少见到写意画入选，更遑论能够获奖（据不完全统计，在近三十年全国性综合大展中，写意画入选率不及10%）。似乎在当今中国画坛，写意已然被边缘化。其实对于这一现象，多年前已经被美术界同行提出过多次。究其原因，市场导向和审美趋势的影响、写意画的创作难度和修炼周期的漫长、权威展览（特别是各大全国性展览评选结果）的引导风向以及现代生活节奏和心境的变化等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首先，相对于讲究性灵、思想、“怡悦情性”，强调“诗情画意”“功夫在画外”的写意艺术，逼真和细腻工笔画更易于让观众看懂，在市场上更易接受，更受欢迎。这种市场导向和审美门槛可能影响了学生和年轻画家的创作选择，使得他

们更倾向于创作工笔画而非写意画。其次，写意画需要画家具备深厚的笔墨功力和对自然物象景观、社会状态有强烈的感受和表现意愿。这种画法的掌握需要大量的实践和时间，易学难精。所以，年轻的学子们可能由于笔墨功力还有待加强，选择相对更容易掌握的工笔画进行创作。再次，对于中国画专业的学生来说，毕业展和全国美展等重要展览是他们脱颖而出，甚至一举成名的关键平台。工笔画的画法工细，能够更清晰准确地承载丰富的叙事主题，符合图像时代的传播逻辑，因此在展览评选、主题表达等方面会更“占便宜”。所以，这些展览对于作品的评选标准和审美倾向，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创作方向。如果展览中工笔画占据主流，那么学生为了在这些展览中取得好成绩，自然会倾向于创作工笔画。

最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可能影响了人们的心境和审美体验。写意画强调画家的主观情感和意境表达，需要画家有充足的时间和宁静的心境去体验和创作。然而，现代社会的忙碌和喧嚣可能使得画家难以沉浸在这种创作状态中，从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写意画的发展。

面对写意画在当代中国画坛的边缘化趋势现状，重振与弘扬写意艺术，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中国艺术多

样性的维护。为此，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入手，共同营造一个有利于写意画发展的艺术生态。首先，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起传承与创新的重任，调整教学体系，平衡工笔与写意的教学比重，强化写意画理论与实践的教学，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写意精神，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

其次，艺术市场与收藏界应给予写意画更多的关注与支持，通过策展、拍卖、收藏等多种渠道，提升写意作品的市场价值与社会认知度。鼓励艺术品投资者与收藏家发现并赏识写意画的独特魅力，从而推动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再者，文化政策制定者应出台相应政策，扶持写意画的创作与展示，比如设立专项基金、举办更多的国家级写意画展览与竞赛，为写意画家提供更广阔的展示舞台。同时，利用数字媒体与互联网平台，拓宽写意画的传播途径，让这一艺术形式触及更广泛的公众，提升社会整体的文化审美水平。

总之，弘扬与发展写意画，需要教育、市场、政策、舆论以及社会文化的协同作用，既要守护传统精髓，又要勇于探索创新，让写意画在当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让这颗中国文化宝库中的明珠更加璀璨生辉。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洪流中，写意画不仅是对过去的回望，更是对未来的启示。正是建立在此“意”

中国画，敢问路在何方？



■《新绿》卜绍基

与“象”，“画”与“人”等哲学概念之上的“写意精神”，才为中国绘画奠定了深厚根基与崇高的地位，也是中国画艺术如此高深玄奥，耐人寻味，并得以超越历史，恒久流传的至关。因为，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国画，路在何方。

要写意还是要毕业？

■姚涯屏 广州市美协副秘书长

最近，在中央美院毕业展上，靳尚谊老院长批评了国画作品中缺少写意画的现象。画了一辈子写实油画的老院长，现在这么重视写意国画，让大家有些激动，为学生们一代不如一代而扼腕。可小孩子有什么错呢，他们只不过是大人的镜射罢了。

相对于这些二十来岁大小孩的毕业展，国展算是大人们赛场了吧，刚好这位老院长是做过几届总评委主任的。去看看大人们一届届都怎么画、怎么评，就会明白，教育还是有传承的，毕业展厅里的成果就是传承的结果。大小孩们至少还有点朝气在。

要继续聊这档子事，得给老院长口中的“写意”定义。1990年，正是他做院长时，国画系编著出版了官方教材《中国

画》。开篇概述“中国画的特点和艺术规律”，第一条就是“以‘写意’为特点的中国艺术观”。在这里，“写意”的地位很高，是统领全局的，不是画种的概念。接着，这本书在人物画和花鸟画教学中分了工笔和写意两部分，这就是世俗意义上写意画的画种概念了。老院长表达的也是后面这个层面。

在这个层面上，其实没什么好讲的。写意画只是一种表现技法，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地方。有人一讲起国画，开口闭口就是写意画最厉害，但叫他列举历史上最能代表国画的作品，他就拿出《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来，可这些作者都是如假包换的工笔画家。现在多少画家，都是扯着文人画大旗占着学院派山头做着供奉，只因为好处都摆在那里，他都想要。

学生还是单纯，没敢都想要，决定其在工笔写意两者间做出选择的最重要原因是成熟周期。工笔画成熟相对早一些，年龄大了你也干不动了。靳院长几年前也这么说过自己：“现在画不好了，水平在衰退。这是自然规律。”《千里江山图》这种作者十八岁的神话，在写意画里至今都没有过，有的只是衰年变法的传奇。把自己的毕业作品押在年轻时很难画好的写意画上，十有八九会影响导师的睡眠质量。

再回头说展览，现在各种大展和大型主题创作的宏大叙事风对学生的影响比学校还大。在宏大叙事这一块，写意画没有优势。前些年看到一篇网文，逐幅评论大展入选作品。一到了写意作品，往往就得翻出作者简历来研究，而且简历往往都大有来头。学生有什么来头呢？

最后，讲两个小故事。开元十二年，祖咏应考，要求是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二十五岁的他年轻气盛，犟啊，才写四句就交了卷。《全唐诗》中，此诗题后注有这么一句：“有司试此题，咏赋四句即纳。或诘之，曰意尽。”不凑字数，意尽则止，这种创作态度成就了他一生的代表作《终南望余雪》。就这么不合规矩的试帖诗，竟然让他中了进士；一千三百年的今年，听说有位想要评正教授的，因为其中一篇论文比要求字数少了七个字，第一轮就被“有司”“诘”了下来。这位被“诘”过的副教授，你要说他以后敢让自己学生毕业创作时弄张大泼墨，写论文也不凑字数，意尽则止，我都不信。那不是拿学生的前程开玩笑嘛。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整理）